



我在十几年前曾到过广元,但来旺苍还是第一次。旺苍是广元市下辖的一个县,地处四川盆地北缘,米仓山南麓。古时,旺苍和广元都在苴国核心区,至秦汉时同隶葭萌县,后来长期同属广元,也就是西魏利州和隋代绵谷的行政体系。这次,同行的一位科普作家笑着问我,你到过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吗?我说,到过。我说完就意识到,这位科普作家同时也是中科院专门研究地理地貌的专家,他这样问我,一定是原因的。

果然,他笑着说,那你就看一看这里吧。林业有专攻。这次很幸运,有这样一位专家同行,还真长了不少学问。

一走进米仓山大峡谷,能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据这位同行的专家介绍,这个峡谷的形成是地壳运动、流水侵蚀与溶蚀、重力坍塌等一系列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历经了数百万年的地质演化。米仓山地处扬子克拉通北缘,位于秦岭造山带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受印支运动以来的陆内盆地耦合和推覆构造影响,地壳挤压上隆,形成了连绵高大的山脉,不仅险峻,也很雄奇。在峡谷区广泛分布着石灰岩和砂岩等可溶性岩石,喀斯特地貌发育显著,也为溶洞、暗河和壶穴等奇特的地质景观的形成提供了基础。长期的河流冲刷和地下水溶蚀作用,不断切割山体,渐渐形成了这个长达数百米的峡谷。其中最有趣的是“城墙式峡谷”,它是由水流沿断裂带强烈下切而成。走在峡谷里,仰头朝两边看去,绝壁高达几百米,形如刀削斧劈。

这里的“潜龙十八潭”,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自然景观。这位专家告诉我,如果用专业术语说,这是典型的“层叠式镂空壶穴群”,是由流水携带的沙石在河床基岩中长期旋磨磨蚀形成的,十八个碧潭串联在一整块龙骨石上,这种地质构造在全球也很罕见。另外,在岩溶作用和风化侵蚀下,部分岩体发生坍塌,进一步拓宽了峡谷空间,也形成了“天生桥”和仅有半米宽的“一线天”等奇特的自然景观。

我长期生活在平原,此时看了,真是叹为观止。这时,我才明白这位专家为什么问我是否到过科罗拉多大峡谷。米仓山这片区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这不仅加速了水蚀与溶蚀的过程,同时97%的森林覆盖率也减缓了水土流失,保护了原始地貌。也正因此如此,这里的植被远

比科罗拉多大峡谷要好。此时,正是高山杜鹃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的花如同海水一般在山体上奔涌,卷起层层浪花。这里是中国的高山杜鹃王国核心区,海拔1200米到2400米之间,绵延百公里分布着七十多种原生杜鹃,包括中国特有的品种——单株开花超万朵的巴山云锦杜鹃。这位专家告诉我,这里的千年古杜鹃树很多,植株丰满,叶大花硕,被誉为“园中贵族,花中西施”。在米仓盐井峪,大约有4700株杜鹃古树,其中一株“杜鹃树王”,树龄已超过1300年,堪称活化石。

深谷里的一座“城”

王松



从地理位置看,旺苍在米仓山南麓,北接陕西,南连广元的利州和昭化,应该是川北门户和米仓古道的关键节点。米仓道作为古蜀道的重要支线,贯穿旺苍,在历史上是兵道和商道,也是官道,连接着广元、汉中和巴中。同时,旺苍和广元同属嘉陵江流域,旺苍的东河汇入嘉陵江。水陆交通的便利,在历史上,也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

旺苍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地方,不仅自然资源丰富,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中心,也成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正规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在旺苍的东河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完整的“中国红军城”,这是川陕苏区后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被誉为“川北红都”,曾经是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内的多个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也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至今仍有革命遗址四十余处,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遗址最多且保存最完好的红军遗址群之一,主要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妇女独立师诞生地、少共国际先锋师旧址、水兵连驻地等,可以说,全面展现了红军当年在川陕苏区的历史。

这座红军城的布局 and 建筑还保留着原样,整体

是“十”字形布局,由文昌街、王庙街和龙潭街三条主要街道和木市巷、何家巷两条小巷构成,街巷总长竟然有1300多米,路面铺着斑驳的石板,还保留着浓郁的川北民居特色。如今,这座“中国红军城”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核心区对公众免费开放,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来这里时,看到很多专程来此的游客,也有排着队等候参观的中小学生。

这次来旺苍,是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作家活动周”活动,主题是“做人民的学生”。所以,作家就尽量深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在老街上,我走进一个卖酸辣粉的小店,买了一碗酸辣粉,一边吃着,一边和小店的老板聊天。老板六十多岁,穿一件今天已不多见的蓝制服上衣,看着很干净,人也很健谈。他就是东河镇人,祖辈都住在这里。他曾听父亲说过,当年在镇上,经常看到驻扎在这里的红军队伍,他们不光纪律严明,平时走路也是排着队,看上去整齐划一。然后他就笑了,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威武之师”。

说起旺苍这地方,他立刻说,我们这里自古就是“秦蜀咽喉,川北锁钥”。说完,怕我不懂他的口音,他还特意用一根手指在自己的左手掌心,把“锁钥”这两个字写了一下。又说,这里可是连接陕西和川北的重要通道。说完,又使劲点了点头,看得出来,他很为自己家乡的重要地理位置感到自豪。

我想引他多说几句,就故意说,你们这里的酸辣粉很有特色,太好吃了。

果然,他来精神了,笑着说,我们旺苍的饮食是独具山野特色的。

我哦了一声,您具体说说!

他说,就说你吃的这个酸辣粉,酸香开胃!

我问,还有什么?

他说,那就太多啦,酸水豆腐也很好吃,是用山泉水加酸浆点的,清冽爽口;还有酸腊肉,是把五花肉腌在玉米酸汤里蒸的,肥而不腻;神仙豆腐是用斑鸠叶做的,还有木门卤鸡,米仓山的茶宴……这要是一样一样说起来,说到天黑也说不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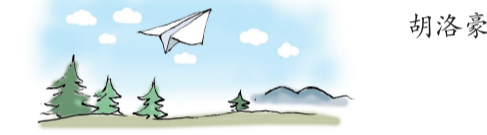
这时,我听出来,他一边说,一边在吞着口水。

从红军城出来,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深隐在大峡谷里的旺苍,有着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现在又已修通高速公路,以后,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这里来。

2026年4月21日 写于曦庐·追日台

永远无法送达的信

胡洛豪



那是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大学宿舍楼下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到了晚上总是排着长队。长途话费很贵,打一分钟要攒好几天的饭钱。写信便成了大家最安稳的选择——字迹能留存,思念有凭据,邮筒那头仿佛连着故乡。

林望舒习惯了这种慢节奏的沟通方式,就像植物习惯四季更迭。后来母亲突然病逝,父亲变得沉默寡言,电话那端常常只有呼吸声,再后来,连呼吸声也听不到了——父亲卖掉了老房子,那个熟悉的号码成了空号。写信,成了她唯一能抓住的绳索,哪怕另一端可能早已无人握紧。

大学城后街的邮筒已经生了锈,林望舒每周三晚九点会准时经过这里,风雨无阻。六年了,这成了她与故乡唯一的联系。

那晚的秋风特别凉,梧桐叶子卷着尘土在脚边打转。林望舒紧了紧风衣,从包里掏出那封写了又改的信,轻轻投进邮筒狭小的入口。

“又给家里寄信?”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林望舒回头,是陈静渊——学校新来的心理学讲师,她总能在周三晚上遇到他。

“嗯。”她简短回应,低头快步向前走。

“每周都给家里写信,你父母一定很高兴。”陈静渊跟上了她的脚步。

“我母亲六年前去世了,信是写给父亲的。”

“抱歉。”陈静渊沉默片刻,“那你父亲一定很珍惜这些信。”

“也许吧。他从不回信。”

路灯将两人的影子拉长又缩短。陈静渊侧头看她,林望舒的脸在路灯下忽明忽暗。他知道她

的故事:成绩优异的贫困生,靠奖学金和打工读完大学,留校任教,深受学生喜爱。

“你在信里都写些什么?”陈静渊忍不住问。

“日常琐事。天气,工作,街角新开的花店……”林望舒的声音很轻,“我希望他有机会能来看看我。”

“你为什么不去看他?”

“我回去过。”林望舒停下脚步,望着远处图书馆的灯光,“两年前,我攒够了钱回去,发现老房子已经拆了,邻居说父亲一年前就搬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风突然大起来,卷起枯叶在空中打转。

“那这些信……”

“都寄到老家地址。我想邮递员也许知道他的新住处,或者……有朝一日他会回去看看。”林望舒自嘲地笑了笑。

2

一天傍晚,陈静渊忽然敲响林望舒宿舍的门,手里拿着一沓泛黄的信件。

“我在学校档案馆帮忙整理旧资料时发现的。”他将信件递给她,“我想你应该看看。”

林望舒接过最上面的一封,信封上的字迹让她心里一惊——那是父亲的字,邮戳日期是她刚上大学那年。

“这不可能……”她喃喃道,迅速拆开信封。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舒,今天医生跟你说病情,不太乐观,我不想拖累你。你要好好读书,过好你的人生。爸爸永远爱你。”

林望舒一封封拆开,日期连续了三个月。最后一封信的末尾是一行颤抖的字迹:“茉莉开花了,和你妈妈种的那株一样香。”她跌坐在椅子上,信件散落一地。“为什么……为什么我从没收到过这些信?”

陈静渊蹲下身,拾起一封信:“收信地址只写了校名,没有具体的院系名称,收发室估计没找到人。”

“所以他以为我知道,以为我故意不回信……”

林望舒捂住脸,声音从指缝间漏出。陈静渊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至少现在你知道了真相。”

3

元旦假期,林望舒踏上了返乡的列车。按照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她找到了城郊的一家疗养院。

“林岁安?”前台的护士翻找着记录,“哦,那位总是坐在窗边看信的老人。他两年前去世了。”

林望舒的心沉了下去。“他……在这里过得好吗?”

“很安静,总是一个人。”护士想了想,“不过每个月都有人给他寄信,他收到信那天会特别高兴,反复读很多遍。他说那是他女儿写来的。”

林望舒靠在柜台上,泪水夺眶而出。

“对了,他留了些东西给你。”护士从储物室取出一个纸箱,“他走得挺平静,说这一生最骄傲的就是有你这样的女儿……”

纸箱里整齐地叠放着她寄来的每一封信,每一封都被小心拆开,抚平折痕,再按照日期排列。箱子最底层有一个铁皮盒,里面有一沓汇款单存根——从她大学入学到毕业,每月固定日期,金额刚好是她的生活费。存根旁放着一枚褪色的茉莉花书签和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父亲抱着一个小女孩,照片上的两人笑得无比灿烂。

回程的火车上,林望舒用力抱着那个纸箱,仿佛抱着一段失而复得的时光。

又一个周三傍晚,林望舒再次站在生锈的邮筒前。这一次,她手里拿着两封信:一封给早已不在人世的父亲;另一封的收件人是她自己,地址是大学城后街这个锈迹斑斑的邮筒。

她把给父亲的信投进邮筒,然后将给自己的那封信小心收进包里。她终于明白,有些信其实不必寄往他处,因为它们早已在心里生根发芽,成为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力量。

秋风又起,梧桐叶在她脚下沙沙作响。林望舒抬头看向夜空,发现今晚的月亮格外明亮,远处,陈静渊正站在路灯下向她挥手。

(作者系长沙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连成了线,缀满了道旁;最终汇成了面,融成了海——杏花云,桃花雾,梨花雪,连翘的金浪,海棠的粉霞……汪洋恣肆,泼洒得到处都是。它们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似是要将积蓄了一冬的生命力尽数释放出来。从这无边无际、沉静蔓延的绿色里,你能听出一种广袤的、包容一切的静谧;而从这喧嚣鼎沸、色彩斑斓的花开中,你又分明听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喧闹。静与闹,在此奇妙地交融,这便是北方春天独有的、令人惊艳的韵律。

于是有人问,南方的春归,北方的春来,这究竟是各擅胜场的两幕戏,还是一场接续奔跑的接力?我想,两者皆是。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有各的华章;也是一场无声的接力,南风将春的讯息与暖意,一站站传递,直到这最北的疆域,接续成一部完整而跌宕起伏的传奇。北国之春,正因其“迟”,而备受珍惜;正因其“后”,而更得礼遇。它不像在有些南方地区,四季界限模糊,春来不觉惊喜,春去亦无愧惜,春秋成了日历上模糊的过渡。

北方人骨子里虽是硬汉,却包裹着柔情的心肠,面容或许因风霜而显得冷峻,内心却渴望温暖。当经历了太久的风霜雨雪,他们对温暖的向往便格外强烈。所以,当春天终于叩响门扉,他们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去迎接的。这份情意,不断升温,挽留之意同样真挚而持久,不舍得让它远去,迎来初夏。因此,在四季分明的北方,春天有着近乎宠溺的待遇。而对于北方人心里那盼春的焦灼,惜春的缠绵,我想,春天它也知道。

北国普遍干旱,早春时节,往往与干旱相伴。但这难不倒热爱春天的人们。园丁们早早开始忙碌,引河水,灌池塘,润泽湖泊;为草地,为花园,为每一片渴望萌发的树叶送去甘霖。“天道酬勤,人

北国春迟

康健



勤春早”,天工与人力,在此刻同心协力,共迎春临。这仿佛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约定与对话:我投以汗水与期盼,你报以绚烂与丰饶。当春意最终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之势席卷而来时,你无需讶异,那不仅是自然的规律,也是大地对人们辛勤与热望的慷慨馈赠。

因此,北国的春天,来得温柔,更来得热烈。它的温柔,是冰层下暗涌的暖流,是枝杈苞蕾潜藏的生机,而它的热烈,则像蓄力已久的猛兽,一旦时机成熟,便再无保留,纵身扑向山野。“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西方的诗句,恰能描摹此种刚柔并济的意境。清人张维屏的诗则更贴合这方水土的脾性:“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那第一声新雷,便是冲锋的号角。

滕云兄的病逝,对我如晴天霹雳。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整整70年的交往史,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闪过,于是第二天我便草成一副挽联:

同入北大,同别人大,同赴天津,同参华北文艺汇演,同在国务院文化小组,一轮甲子手足情,人生得知知己足矣。

独涉新闻,独耕文史,独擅评论,引领天津日报驰骋,独挑文研所科研重任,短暂岁月成果丰,名誉付诸历史长存。

1956年,我从甘肃兰州一中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新闻专业100多人,分成3个班,我被分到新闻56-1班。跟我分在同班和同一宿舍的,有一位穿着蓝衬衫来自广西南宁的同学,他就是滕云。全班差不多有一半是调干生。滕云和我是高中生,刚满18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所以我对他有一种亲切感。相熟之后才发现,我们二人虽然南腔北调,但志趣相同,都爱苏联新闻记者、作家波列伏依的名言“报纸是作家的学校”影响,学新闻是为以后当作家。巧合的是,人北大才一个多月,著名长篇纪实作品《无脚飞行员》的作者波列伏依就来北大作报告。我们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他风趣地说:“这里有两公斤问题,时间不够,只能回答一公斤。”这之后,我和滕云很快成了朋友。

我们的校园很美,有幽静多姿的未名湖,有高耸入云的博雅塔,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我们一起听名教授讲课,一起去颐和园或春亭下的昆明湖学游泳。周末或去参加社团活动,或按徐仁之教授所讲的,到圆明园、玉泉山、颐和园、樱桃沟、香山、八大处等地游览。

燕园不是象牙之塔或世外桃源,学生经常参加接送外宾的活动,每年五一、十一还会参加天安门的节日游行。英、法侵略埃及时,除了到正义路六国饭店的埃及大使馆表示声援外,回校后,我们还参加了“北京一开罗”的象征性长跑,最后每人得到一枚纪念书签。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时,中文系组成“方志敏团”,我们俩都是二中队、二中队突击队,最后都受到了表扬。

可惜,平静的学习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裹挟。未曾见过世面的我们一时懵懵懂懂,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发现全班有两个和我们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对此我不理解,这是一顶“温情主义”的大帽子扣在了我头上,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也被撤去了。紧接着,北大新闻专业就被并入人大新闻系,我们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美丽的燕园,搬到城内张自忠路的铁一书局。

彼时,正值“大跃进”,我们连手书的边也沾不上,不是劳动,就是参加运动。滕云在校园里用小高炉土法炼钢,我到房山的花果山植树造林。后来他去上海江南造船厂劳动、办报,我则去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竟在太原山西日报社师。

1959年下半年,天寒地冻,全班同学都到郊区大搞水利建设。庆幸的是,滕云和我被调出来,他搞通讯报道,而我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60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俩都被保送到文研班读研究生。文研班即文艺理论研究生班,是由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文学研究所与人大语文系合办的,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以及文艺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人员,班主任是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何其芳。听说一旦毕业,就可以留在语文系当老师。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们自然喜不自禁,所以学习格外勤奋,恨不得把大学四年没有读的书全给补上。遗憾的是,当1963年我们毕业时,我们俩未能留校,而是统一分配,我分到天津南开大学,滕云分到北京的河北师范大学。另一位同学林文碧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她却被分配到天津的河北大学。于是滕云发扬风格,与林文碧对调,让林留在北京,他则与我同去了天津。

在天津待了几年,河北的省会从天津迁到保定,这样滕云便随河北大学去了保定。我们分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自顾不暇,断了音讯。直到1974年,我们竟然又在北京会见了。当时华北五省市的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滕云代表河北,我代表天津,一起参加汇演的评论工作。山西省参演的剧目叫《三上桃峰》,被批为给“桃园经验”翻案,成为轰动一时的重大政治事件。汇演结束后,滕云和我一起被留在国务院文化小组,住在东单一条的公安部招待所。我们也没写什么文章,只是负责看电影及演出,干些审查节目之类的杂活。我因为王若水的原因,不久后就被辞退,滕云待的时间也不长。

1978年,我离开南开大学回到阔别20年的母校北大中文系,专注于马列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教研工作。而滕云也从保定回到天津。他使我想起了北大不久,校友萧乾来作报告,戏称自己是“两栖动物”,同波列伏依一样,当过记者后又专事创作,成了著名作家。

滕云也是这样,“独涉新闻,独耕文史,独擅评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史方面,他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都有研究,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为突出。评论方面,他被称为中国文坛的著名评论家。他的9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孙犁十四年》,可以说是他评论创作的一座丰碑。他视角独特、写法新颖,对孙犁的文物和人品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条分缕析和透视洞察,令人耳目一新,心悦诚服。

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浅说》,他马上下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使其影响扩大,受到读者欢迎,该书很快再版。当时他和冯骥才创办刊物《文学自由谈》,他也约我写了一篇文自由谈“文学自由”与“党的文学”,发表在创刊号上。

“名誉付诸历史长存”,为此他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满腔心血,这必然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原来身体是很好的。1962年4月22日,三年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人们因为缺乏营养大多身体虚弱,而正在读研究生的滕云、石家宜、阎焱东和我却异想天开,提议一起去爬北山的妙峰山。我们先坐长途汽车经颐和园、黑山庙、西北旺、黑龙潭,最后到温泉,然后舍车步行,先到大觉寺,再到鹫峰,又到涧沟,爬了五六座山峰,终于到达妙峰山。原来这里有一座寺庙,庙会时方圆几百里的善男信女,都会来到这里。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村落,门前是面积很大的一个大平台,台下是万丈深渊,石壁上尚残留着“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字样,原来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西游击队的大本营,被日寇多次轰炸,永远已是一片废墟。突然大风骤起,刮得人双眼迷离,身体摇晃,难以控制,遥望长空,一只大鹰孤零零地上下翻飞,左右盘旋,我即吟诗一首:

苍穹疾风骤斜飞,青松狂涛花正坠。
冈峦逶迤空一处,径蹊辗转归总汇。
不为妙峰守到此,只因废墟却转悲。
当年人神繁华地,今日萧瑟一片白。

之后,我们怅然而艰难地踏上归程。我们三人累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了,而滕云却依然谈笑风生,神态自若,足见他当年身体有多棒!现在四人中,曾经最健康的滕云却先我们而去,实在令人唏嘘。

安息吧,云兄,我会永远想念你的。

作者简介:
李思孝,1938年生,甘肃礼县人,退休前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列文论和西方文论教研工作。原任全国马列文论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马列文论》丛刊编委,出版《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浅说》《西方古典美学史论》《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欧洲现代文艺思潮论》等多部专著。

七秩情长 难忘知己

李思孝

——忆同窗滕云兄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李思孝

文艺周刊

第三〇七六期

沉醉渐渐,猛一抬头,却发现初夏的暖风,已在不远处的林梢轻轻招手了。时光便是这样,在北方人的感知里,是一道道清晰的门槛。人们跨越从冬到春那道最难的门槛,旋即又步履坚定地迈过从春入夏的门槛。

北方人热爱自己的春天,那是一种植根于生命体验的、近乎本能的热爱。许多南方人,也对北国之春心生羡慕与向往。因为在这里,人与春天的双向奔赴,并非单方面的承受或欣赏,而是一场动心的关系奔赴。人们热烈地去迎接它,催促它,珍爱它;春天则以加倍的绚烂与持久来回馈这份深情。这是一种互动,一种共鸣,一种深厚的情感契约。

北国的春,是在天高地阔的巨大画卷上徐徐铺展的。它规模宏大,舒卷自如,不像南方的春天,有时绿得太过繁密。北国的春景,疏密有致,张弛有度。它有“点染”——那原野上突然绽开的一片花花,那青山腰间缠绕的一抹新绿;它更有“留白”——大片裸露的、蕴藏着力量的褐色土地,或是辽远天际那抹干净的蔚蓝。意境不仅在画内,更在画外;功夫不仅在呈现的繁花似锦中,也在那引人遐想的空旷与寂静之间。毫无逼仄之感,全无仓促之态,只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地呼吸般的韵律。

这便是北国的春天。因迟而酝其厚,因盼而显其珍,因挫而彰其韧,因阔而成其大。它是一场等待后的盛宴,一曲冰与火的交响,一次人与大地的深情共舞。当你置身其中,便会明白,所有的等待都值得,所有的凛冽都成了乐章,只为酝酿这最后一刻——万物并作,浩荡春来。

本版配图 张宇宁